

邪劲

当代文坛涉案作家小军
经典力作

长篇小说
小军 著

从背叛到回归的玩主

中国华侨出版社

作者简介

李军，笔名：小军。北京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号称当代文坛涉案作家，出版过《江湖记忆》《主诉官》《偏门之门》等多部作品，“邪字”系列是其代表作。

版权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湖兄弟·邪劲/小军著.—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6

ISBN 978-7-5113-0482-7

I.①江... II.①小...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1193 号

●江湖兄弟·邪劲

著者/小军

策划/刘凤珍

责任编辑/齐敬霞

装帧设计/木鱼书籍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710×1000 毫米 1/16 开 印张 20 字数 350 千字

印刷/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5113-0482-7

定价/32.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邮编：100029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mailto:oveaschin@sina.com)

目 录

1	1
2	4
3	6
4	14
5	20
6	25
7	34
8	40
9	58
10	61
11	80
12	101
13	110
14	127
15	136
16	157
17	174
18	194
19	206
20	229
21	247
22	274
23	289
24	308
25	318
26	329
27	337
28	349

29	356
30	365
31	373
32	385
33	387
34	391

1

距石河子市 270 公里，新疆监狱管理局所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某劳改支队禁闭室。

禁闭室设计得非常有针对性，长 1.40 米，正常身高的犯人，根本无法伸直，高 80 公分，想站舒服了，对不起，没门儿。

通风设备想都甭想，没有那景儿，混的有面儿的，打一盆凉水，勤擦擦，也就到头了。

至于伙食，大班吃什么，同等待遇，只不过，按规定的定量，减半，饱不饱，自己扛着，磁器（注：磁器——黑话，铁哥们儿。）儿得好的，打过吃的，正常。

作为男人，抽烟是最基本的需求，尤其是烟瘾大的，不让冒烟，还不如杀了他呢，没辙，这就是惩罚。

让你永远难受。

谁叫你折腾呢？

规矩是人定的，也是人破的，万事万物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尤其是生活在底层的人，自有相对应的活法。

南城的老特务正迷瞪（注：迷瞪——北京话，昏昏欲睡，神思恍惚。）着呢，“咣当”两道铁门打开，人没进来，声音儿已经灌到老特务的耳朵里：

“老×，憋坏了吧？”说话的是五大三粗的黄三。

“你丫够牛！”

“跟你比，差着行市呢。”

“装大个的，黄大杂务，除了队长，你在院里跺跺脚，够使，想切谁，玩儿似的。”

“再怎么耍，也得给你老×留面儿呀。”

“嗨，人货软，好汉不提当年勇，你们这些崽儿，长江后浪推前浪，站在风口浪尖上。”

“到底是老炮儿，骂人不吐骨头。”

“黄嫖子。”

“嘘——打住，这外号没人知道，丑事还是遮盖着点儿吧。”

“人都掉井里了，自尊多少钱一斤？”

“瞧您说的，咱们这帮子人，要的不都是面儿吗？谁也不愿意跌份儿。”

“真他妈的成，死要面子活受罪，全是铁把子，都是哥们儿弟兄，哭着喊着两肋插刀，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扯蛋，关键时刻，撂个底掉，连他妈的小名都得跟雷子讲了，我算是看透了。”

“老炮儿要是看破红尘，黑道就要灭亡，社会上就没有坏人了，公安局也得关张，警察们就得集体下岗。”

“夜游呢你，大白天说梦话，成心是不是？赶紧。”

“我操，忘了。”黄三赶紧递过烟点上，“管够，但决不能砸窑（注：砸窑——黑话，藏、贮存的意思。），江中刚打过招呼，师里边下来检查，人颠儿（注：颠儿——北京话，走开、离开的意思。）了以后，再给你打进来。”

“又臭吃臭喝，今儿改善？”

“哎，对。”

“干货多打点。”

“醒攒儿（注：醒攒儿——北京话，心窍、胆量的意思。），大萝卜还用尿浇，知道你素，当心，蹿稀，天儿这么热，臭气熏天，又不透风，呆都没法呆。”

“嘴真够碎的，小脚老太太呀。”

“正事儿差点没交代。”

“别事儿×行不行？”

“那次上边来人，都往反省号跑。”

“假模三道（注：假模三道——北京话，故作姿态、掩饰实情。）的，尽走形式，蒙傻子呢。”

黄三反驳他：“还真有冤的。其实呀，真正的大头儿，才真正的讲理，行得正，底下的人，才是玩弄鬼的，乱，是他们造成的，当然，也有好人，司务长算一个。”

“得了吧，就他分三六九等，看人下菜碟。”

“人跟人不一样，都想往上爬，只不过，手段和方式方法不同，尤其这个鬼地方，天高皇帝远，官大一级压死人。”

“能活着回北京，就算万幸。”

“江中特意让我叮你一句，老实呆着，两三分钟的过场，一混就过去了，你好我好大家好，把嘴关掉，千万别耍狗脾气，胡说八道，没几天就解除了，再捅出点娄子来……十几年都熬过来、忍过来了，小心无大错，别的都放在一边，全须全尾儿（注：全须全尾儿——北京话，没病没灾，身体不受损伤，精神不受折磨。）的回去见上老太太一面，再说别的。”这话说得诚恳、实在，没虚的。

此话一出，老特务也收起了自己的锋芒，流氓的霸气全无，非常认头：“行。”

黄三问：“出去有目标吗？”

老特务答：“现在讲什么为时过早，十几年蹲得跟个傻子似的，狗屁不懂，任嘛不灵，早就是被社会淘汰的人，你说，干什么成？外面火煽火煽的，差着十多年的节气，不弄点斜门歪道，走到什么时候是一站？”

“打打杀杀根本不行，也不是长久之计。”黄三继续谈着自己的观点。

老特务坦然面对：“不一定。各行当都有自己生存的空间。这世界，永远不会失衡，独立存在，那样，将会天下大乱。不是给咱们找兴（注：找兴——就是找事儿的意思。），红与黑，始终相辅相成。”

见黄三有滋有味地听着，也就继续道：“三儿，知道咱们败，败在什么地方？”

黄三这回认真对待：“您圣明。”

老特务深深地吸了口烟：“最最的关键，咱们输在了……”

话口儿的坎儿（注：坎儿——北京话，关口、关头。）上，大院杂务揪呗紧张张跑过来：“三哥，检查的来了，马上进大门。”

黄三骂他：“慌他妈什么？知道了。”从容地往外赶着烟，“孙子，你也快赶紧扇着。”

2

刑侦支队的一个人都不少，都被圈在支队长景连的强行灌输中：“随着刑事犯罪暴力化程度的加剧，我们的枪械应该有很高容量，以便在枪战中保持火力持续性，以技术优势压制、震慑暴力犯罪嫌疑人。”

警校毕业的高才生容小古插嘴：“头儿，新鲜一点儿啊。”

这小子的求知欲特别强烈，景连的份儿绝对至高无上，唯一对这种挑战格外开恩：“竖着耳朵长学问。这是国产 80 式战斗手枪，是在德 M721 冲锋手枪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而成的，小毛孩儿，够使吗？”

“够使，够使。”

“这是 1980 年设计定型的，简称 80 式 7.62 毫米手枪，20 发容弹量，与毛瑟 20 响手枪相比，80 式在套筒座和握把倾斜度上有所变化和改进。”

“作为新研产品，该枪仅装备了少量特种部队，枪体积较大，重量 1.37 公斤。”

容小古又添乱：“领导，可做肩托用的皮套够笨的，携行不便啊。”

“完全正确。该枪在 50 米距离装枪套肩托有依托卧射时点射的 R50 为 11.5 厘米，但在战斗中手持带枪套肩托或上着肩托射击其精度、威力和携带性就不如冲锋枪和短自动步枪了。该枪的射速高达 1157 发 / 分，若打连发，扣扳机时，稍放慢些，20 发子弹就打光了。”

“和 79 式轻型冲锋枪一样，该枪因无点射控制装置，也存在高射速与弹匣容量不匹配的问题。”

“所以，80 式 20 响手枪只是作为中国人偏爱德国毛瑟 20 响手枪的精神产品而存在，这就如同美国人喜欢左轮手枪一样，喜欢归喜欢，但实战，军队和警察都不用它。”

“如果不意外的话，我有必要回答容小古警员提出的德国 7.63 毫米 M712 式毛瑟 20 响手枪的功能和构造。”

容小古：“领导，聪明。”

“你得请喝茶。”

“没问题。”

“很多公安前辈迷恋 20 响手枪。20 世纪 80 年代初，当时的市、县级公安机关拥有大量建国前缴获日寇、国民党军警的各国杂牌手枪，我们使用这些手枪可以为国家节省财政经费。”

“这里有名堂。”容小古冷不丁又冒一句。

“对，严格来讲，毛瑟手枪体积大，较笨重，不适合警察佩带，之所以在 80 年代被应用，主要是因为毛瑟 7.62×25 毫米手枪能与国产 51 式 7.62×25 毫米手枪弹互相使用。”

“要谈毛瑟 20 响手枪的构造性能，先要更正一个误解，有人以为毛瑟手枪肯定是由著名的枪械设计师毛瑟兄弟研究而成，其实不然，第一支 7.65 毫米 C96 式毛瑟手枪，是由在毛瑟兵工厂工作的费德勒三兄弟研制的，1895 年造出样枪，1896 年正式生产，因在毛瑟兵工厂生产而命名。”

“后经德国、西班牙枪械专家不断改进，形成了 7.63 毫米和 9 毫米毛瑟手枪系列，但这些枪都是 10 发容弹量，而且只能单发射击。”

“1932 年毛瑟兵工厂在德国人卡尔·威斯汀格的专利结构基础上研制出能连发的 20 响 M712 式毛瑟手枪，亦称 M1932 式毛瑟冲锋手枪。该枪增加了连发射击方式，并设有快慢机按钮可供单、连发射击转换，是世界上第一支冲锋手枪。”

又是容小古：“别吊胃口，展示一下，开开眼界。”

一个红锦盒，乌黑闪亮的手枪立刻架起来。

场上一片哗声，但又很快消失。

“你们注意。”景连演示着，“握把前上方有三角形快慢机按钮，尖头对准‘N’时为单发，对准‘R’时为连发，转换时……”他的手机响起，“景连，哪位，哪里？知道了。”脸色越来越凝重。

底下的伙计，都明白意味着什么。

3

北京，西山某饭店。

整整三十桌，四百多人，黑鸦鸦的一片。

只要稍微靠近这些人，片刻的言谈话语，就让人心里发怵，不敢驻足，少惹是非。

明眼的都清楚，没有一个善茬子，全是道上折腾混的，三句话不离本行：

“哎，趴虎你丫还活着呢？”

“给我贴墙上（注：贴墙上——行话，被枪毙的意思。），有你丫什么好处？给打幡儿呀？”

“四逼，够火，跟东北的搭上帮了？吃上女人的饭了？无本生意，水。”

“瞧你那个德性，吸粉吸得快瓢了吧？”

“放心，要饭从你家门口绕过去。”

“收了吧。”

“我们家不缺大爷。”

“胡子，你丫眼里没谁吧？混壮了？”

“大哥，有事儿您言语，保证上。”

“去你大爷的，害我呀？就你这号的，折（注：折——行话，被公安人员抓住的意思。）进去，竹筒倒豆子，谁他妈的跟你共事儿谁倒霉，早死几天。”

“老皇历，人都有个长进。”

“哼，狗改得了吃屎？”

“怎么跟我大哥说话呢？”

“小崽儿，轮不到你说话，叫你大哥教你怎么做人？”

“破破你，信吗？”要站起来，后面有十几个。

“坐下，臭傻×，把嘴闭了。大哥，小崽儿，不开面，您多担当。”

“够生，我喜欢，算了。”两边都给台阶。

其实呀，都不服，但没人敢在这场合翻车（注：翻车——黑话，翻脸的意思。），这个局是吧秃设的，为的是给老特务接风洗尘。

吧秃折腾的不早不晚，70年代中期，老炮儿只沾个边儿，圈儿里也只滚了三年，还是教养圈儿，不是大刑，名号并不响。

俗话说得好，先胖不叫胖，后胖压塌炕，自有后来人。

人，不怕折，就怕悟不出道理，整不出名堂，到最后还是臭鼠辈一个，越活越抽抽儿，到头来，白混。

吧秃行，脑子活份，出来后，苦了两年，有了资本，干上了最时兴最赚钱的娱乐行业，左右逢源。官道上的该打点的打点，该吐血的吐血；黑道上的，横的不怕，软的也不欺负，一视同仁，全都给面，赶上事了，能帮的绝不含糊，鼎力相助。

道上混的，都讲义气，危难之中伸把手，缓过劲来，必然回报，以死答谢，不少人都欠吧秃的情。

里外都玩儿得转，自然结下众多玩主。

这帮子人，图的就是吃喝玩乐。反正钱也来得容易，反过手过来捧场消费，哪儿都是玩儿，都是扔钱，吧秃又是有求必应，训教的小姐们，大把的银子入腰包，自然卖力气，伺候得舒舒服服。

吧秃由此猛然发达。

尤其是现今的年头，一切以钱来说话，凭的是真正的经济实力，打打杀杀的背后，还有用钱砸的效用。

钱好使，钱管用。

没有人能摆脱钱的诱惑。

钱，可以指哪儿打哪儿。

很多人，认钱不认人。

谁都醒攒儿。

谁也不是傻子，谁也不是二百五。

傻的人当不了流氓。

傻的人当不了玩儿主。

圈儿里滚过的人，都精过了头儿。

道儿上混的人，个个是人精。

吧秃设的局，面子大家都认，都给，更何况老特务，正儿八经儿的是老炮儿，从哪方面，两个人加起来，本身就是一个大面子。

面子，对于玩儿闹们比什么都重要。

本性的暴露还在继续：

“蓝瞎子，酒吧做得够大的。”

“混口饭吃。”

“妈的，那，哥儿几个还不得喝西北风去。”

“磁器，有要债的活儿，吱声儿。”

“老歪，有家伙吗？”

“谁要？”

“反正是铁把子。”

“跑路的可没戏，外地的想都甬想。”

“歇菜吧你，干你这行的，还有讲究？捌腾出去就是好样的。”

“打住，免谈国事。”

“得，改日细聊。”

“大哥，老特务得五张儿了吧？”

“别他妈费话，老特务那是你叫的吗？都听好，低头喝酒，死撮一个点。懂点事儿，天大的事儿，都得忍，没什么新鲜的，当孙子，谁要是跳出来，别怪我手黑，不让兄弟。”

“明白了您呐。”

“大哥，听喝儿（注：听喝——北京话，没有主动性，听凭别人指挥。）。”

“哎，老特务多少年？”

“无期，在一监改十五，减了四下，统共也得呆十三四年。”

“从新疆活着回来算不错。”

“嗨，都一样，到什么时候，人都经活，走哪儿说哪儿的话。”

“听说，临解除，还磕呢。”

“改不了，暴脾气，见火就着。”

“吧秃怎么那么给他面儿？八竿子打不着，差着不是一星半点儿。”

“你不知道，老特务当年给吧秃挡了一件事，交情到这份儿上了，算得上生死朋友。”

“我说呢，不过，老特务份儿挺大的。”

“当然，名号挺响。”

正侃着，吧秃领着老特务进来，所有的人都站起来，算是迎接。老特务一身新行头，中式棉袄，竟然穿着一双布鞋，手一抱：“多谢。”随着吧秃坐到最前排的正座上。

吧秃站着举起酒杯：“人也不用介绍，都知道怎么回事儿。俗和客套全免，该吃吃，该喝喝，全凭心气，敞开的撮。酒随便，尽兴儿喝，别灌大哥，意思意思就得，来日方长。”

都是明白人，自然知道该怎么做。

吧秃这桌有点不寻常，陪座的都让老特务吃惊：哪一个提溜出来，全是响当当的人物，而且份儿拔到头了。

北城五虎聚齐。

南城的老战犯、电驴子、颠虎子、老八坐得稳稳当当。

东城的小混蛋。

西城的九龙一凤硕果仅存的一龙一凤，依然光彩照人。

再加上一位大佛爷三碰子。

多年未见，免不了多说几句，而且说话都不忌讳，直截了当。

“老特务，气色不错，这回又悟出点儿什么？”二虎对他很了解。

“你丫戳我？”老特务问。

“深造得有个了结，老这么扑，代价太大。”二虎讲得挺实际。

老特务：“你能收？”

颠虎子接过来：“现在呀，跟你说什么都没用，憋了十多年，心气儿肯定高，挡你也听不进去，只说一句，最好多看看，多听听。”

老特务自有高论：“全都活得挺留神，吧秃有心，是他的情分，这帮子不是给我面儿，是人家吧秃自己撑的面儿，十几年，谁还拿我当个事儿。更何况，今儿，这么大的动静，全是炸子儿，万一有个点火的，啊……”

佛爷三碰子：“不知道什么原因，是日子好了，还是吃得好，这些小崽儿，聪明，贼，你老东西别担心，他们早就防范了，所有的人都集中，谁也不知道聚会的地点，然后，统一到这儿，这顿酒，踏实喝吧。”

老八慢条斯理儿不紧不慢：“至于犯葛叫板，还不敢。”

九龙中的得龙开言：“特务，你回来得呆得住，现在的外面很花，很诱人，但一切得钱开道。虽然以前的折腾还讲究，但绝对不是长久之计，都得改。既要保持咱们的份儿，还得干出点门道儿来，什么都耍得开，不折，才叫玩儿得好。”

他一开口，老特务从内心服气，甭管对不对，都尊敬：“您这么一说，我还真得琢磨琢磨，我清楚，不给我瞎码棋的，您算一个。”

一凤秋燕美艳依旧，说跟实际年龄相差小二十岁，一点儿都不过分。她的辣手与九龙齐名，不是吹出来的，毒狠俱全：“特务，你也号称老谋深算，可怎么每次到关键时刻，都跟不上趟儿呢？要我说呀，你交的人、用的人，都不灵，更要命的是人有几个十几年，赔不起呀！姐姐说句狂话，不怕得罪你，换个道儿行。”

老特务自己感觉，这次回来，众多哥们儿的口儿都有所改变。再看看各个都人五人六儿的，坐着吧秃的大奔，一问心还真动，要一百多万，看来这世界真是变了。别人都劝自己，自然有底气儿，先看一阵子，也未尝不可，“得，听人劝吃饱饭，你们给点个道儿。”

吧秃：“不急，大哥，您缓缓劲儿，好好保养保养，不在乎一时半会儿。跟您撂个实底，如今的节气，跟以前差着不是一星半点儿，人都在变，都讲究实际。”

老特务反应奇快：“醒攢儿，人民币好使。”

吧秃：“全一样，没人躲得过它的诱惑。”

“都混得不错。”

“没辙，大哥，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哥们儿仗义有，还存在。弟兄们得搂钱，凭实力，没有钱寸步难行。况且，这个社会有很多机会

等着你去捞，胆量是一方面，最为关键的，得凭脑子，玩儿攢儿。”吧秃很诚恳地劝说。

看着老特务专注的样子，他知道管用，继续加以开导：“大哥，别看您折的次数多，败的也不少，除了运气以外，周围的人败类太多。其实，您的算计，在这帮人当中，是顶尖的，兄弟我一直这么认为，您也知道，我吧秃很少犯狂，让我佩服的人不多，您算一个，换个活法。”

老特务很感慨：“老了，跟不了形势，如果算不上糊涂的话，大言不惭，学问换学问。”

吧秃竖起大拇指：“老炮儿呀，就是老炮儿，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怎么样？指点江山吧。”

“我？笑话，上不了台面儿，尤其现在这个惨样，自愧不如。”

佛爷三碰子乐着说：“老东西，圈儿里能教人谦虚谨慎呀。”

老特务：“老贼，哥们儿给关傻了。”

三碰子：“喝一个。”一饮而尽，“少玩儿这套，一点儿都不打折扣，本佛爷不是随随便便是个人就叫得动的，也就是你。”

“得，知情。”老特务也痛快地干了一杯，心里别提多舒服，抹了一下嘴，“难得老哥们儿弟兄给面儿，有事儿，打个招呼。”

小混蛋一挥手：“免，这话打住，即使有事儿，不会害你，更不会让你知道，好好活着，比什么都强。现在这帮孙子，不可人疼，那个仗义劲，全他妈的给狗吃了，个顶个的认钱不认人，你呀，省省。”

电驴子：“哎，告诉你一个准信儿，米心，还单耍呢！怎么回事？你清楚。不过，咱哥们儿敢说这话，这十几年，没人敢动她。”

这帮人眼都尖，老特务的脸上抽动了一下，而且，大家伙儿心里都明镜一样：轰天轰地的二十多年，没人有这艳福分，他独享。

秋燕打圆场：“特务，当务之急，静心为上，人得先立住脚，其他，都好说。这一次，该出点儿彩，不然，在圈儿里白呆。先干正事儿，女人，都是水做的，姐儿们奉赠一句：是你的跑不了，不是你的，上赶着也没用。”

老八粗得没边：“得，得，得，换个话题。电驴子，你丫没事找事儿，填堵玩儿，挡心气儿，哪儿跟哪儿呀。喝酒，喝酒，特务，行不行？喝个大酒，今儿撂平。”

老特务不含糊：“怕你呀，你划道儿，横着喝竖着喝怎么都成。”酒能闹性，更能壮胆。

“尤三，你臭丫挺的，活得够滋润。”

“瓦刀，有气没用，有本事自己玩儿命搂。”

“说得好听，办起事儿来不地道。”

“本哥们儿向来不做理亏的事儿。”

“你他妈的得了吧你，西四把角的歌厅，是不是你丫霸的？”

“这跟你有关系吗？”

“你把吗字去了。本想过两天找你去，今儿赶上了，怎么着？四九城搁不下你了？”

“瓦刀，你想拔这个闯是怎么着？”

“孙子你不服？”

这边一叫份儿，底下的兄弟早就压不住火：“不服，怎么着？连你都干。”

一瞧有人跳出来，更有人来疯儿：“老皇历别翻，老了就是老了，年头都跨世纪了，你们不在了。”

瓦刀的兄弟们哪怵这个，直接叫板：

“傻逼，怎么给你们漏出来了？你们家大人没教怎么说话？”

“你们丫什么东西啊，吃错了药了吧？”

“是战士，咱们外边。”

尤三的人也不是吃素长大的：“谁不出去，就是蹲着的。”

性急的，已有人将酒瓶子打碎，抄在手中，手快的，早就将菜盘子飞了出去。

没控制的盘子连带着菜落在旁边的桌子上，顺便招上了另一拨人。

这么一闹，立马儿炸了窝，场面极乱，呼啦啦地全站了起来，都防着随时应付突发。